

根据吴强原著同名小说改编

电影文学剧本

红日

瞿白音 编剧



中国电影出版社

I235.7
42

电影文学剧本 瞿白音编剧

红日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9·北京

内容说明

电影文学剧本《红日》是根据吴强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

剧本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概括和集中，通过我人民解放军沈振新部全歼蒋介石王牌军七十四师的著名孟良崮战役，反映了1946年冬解放战争在华东战场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过程。

剧本塑造了人民解放军自军长至战士的英雄群象，展示了他们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面貌，从而表现了我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英勇善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高贵素质和革命气概。

红 日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插页：2 字数：52,000

1979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0册

统一书号：10061·325

定价：0.28元

第一章

一

字幕：一九四六年初冬，苏北解放区某县。

黄昏。天色阴沉。

敌机多架在县城上空盘旋、投弹。炸弹在地面爆炸，火光升空，尘土飞扬。近城根有一宝塔，为我军据守之点，成敌机轰炸目标。

城外。交通沟向田野蜿蜒伸展，纵深有星罗棋布的散兵壕和掩蔽部，与交通沟相连。这是我军守备阵地。上空，敌机正向这里低飞扫射，俯冲投弹。对面敌人的大炮，正向这里猛轰。

我军隐蔽在阵地内，严密监视着敌人。从工事被破坏的情形和战士疲惫的神色上，可以看出战斗已持续多日，战况非常激烈。

各处阵地都显得紧张忙碌：战士修补工事，支前民兵、民工运输弹药，舁送伤员。

某班阵地。班长杨军、战士秦守本、机枪手金立忠、弹药手周凤山等六七八人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敌炮轰击停止，敌步兵缓缓向前蠕动。

一个敌军官从掩蔽处探出半身，手握枪支，大声吼叫，指挥敌军前进。

班长杨军向敌军官瞄准。

敌军继续缓缓向前蠕动，敌军官再次探身吼叫，威逼敌军疾进。

杨军向敌军官射击。

敌军官中弹倒下，吼声戛然而止。

连长石东根，随后身背小钟的通讯员李全，飞步来到杨班阵地。

“杨班长，把那个当官的抓过来！”

杨军跃出战壕，匍匐急进。

副团长刘胜来至杨班阵地。他胡子满腮，两眼发红，神色兴奋而疲惫。

石东根迎上前去，对刘胜说：

“报告副团长，敌人一小时内发起三次冲锋，都给我们打回去了。”

“打得好。”刘胜边说，边向敌阵地观察。

二

班长杨军已逼近倒卧的受伤敌军官，被敌发现。敌军官霍地站起，拔枪向杨军射击，未中。再发，弹尽。

杨军趁机纵步上前直扑敌军官，敌军官拿起死去敌兵

手中的枪刺，向杨军猛刺。两人即展开肉搏。正危急间，秦守本赶到，与杨军合力将敌军官生俘，押下。

三

某村。我军军指挥所。这里离前沿较远，炮声隐约。但人们穿梭往来，一派紧张肃穆气氛。

一间门口站着警卫的屋子里，我军参谋长朱斌正与前方通话：

“啊！……唔，唔。我马上向军长报告。”

军长沈振新站立在窗前沉思。此时转身，向朱参谋长投以询问的目光。

朱斌走近沈军长，沉重地说：

“曹师长电话报告，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沈军长紧皱了一下眉，眼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片刻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一会后，问朱斌：

“阵地怎么样？”

“还在坚守。”

“命令副团长刘胜负责指挥。”沈军长说毕，又走到了窗前。

朱斌点头，走至相通的另一间房间，拿起电话传达命令。

女机要员姚月琴手持电报，从外面进来，经过朱斌面前，向军长的房间走去。

姚月琴走向站立窗前凝神沉思的军长沈振新，呈交电报。

沈军长并未觉察。

“军长，……”姚月琴轻轻叫唤。

军长微微转动了一下，见姚月琴，示意她念电报。

姚月琴展开电报说：“丁政委发来的，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说毕，取出自己佩带的钢笔，请军长签收。

姚月琴循原路走出，遇作战参谋胡克走入。

“审问过了吗？”朱斌问。

“问过了。”参谋说，“是七十四师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

“张灵甫的儿子？”

“他说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才改姓的。”

“奴才！”朱斌鄙夷地说，“还有什么口供？”

“此外什么也不说。很顽强，装死。……你要不要再问一下？”

朱斌摇摇头：“把他押到后方去，打完仗再说。”

“不！把他带上来！”一个充满愤怒的声音说。

朱斌抬头，见两房相通处的门口站着沈军长，眼眶里包着怒火。

胡克至门外，招手示意。俘敌张小甫头裹纱布，尘土满身，由卫兵押解上，入室。

张小甫昂首四顾，神色桀骜。走至墙根，倚墙而立。

沈军长向朱斌示意。朱斌对张小甫发问：

“问你的话，为什么不说？”

张小甫昂头不理。

“你是哑巴！说！”胡克大声呼斥。

“只要老实回答问题，可以释放你。”朱斌制止了胡克，依然耐心地说。

张小甫把没有被纱布包没的一只眼睛一瞪，硬声硬气地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你们杀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哼，做梦！”

“住嘴！”沈军长拍案而起。“你以为有美国人给你们出主意，出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能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那才真是做梦！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四百万军队全部消灭！你等着瞧吧！”

在军长说话的时候，胡克正接听电话，此刻慌张地进来报告：

“军长！……”

沈军长用严厉的目光制止胡克。

朱斌命令卫兵：“押下去！”

卫兵押张小甫下。

沈军长问胡克：“慌慌张张干什么？”

胡克强作镇静地说下去：

“敌人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军防线，一部分已经进城了。”

军长和参谋长走向地图。

四

副团长刘胜手执命令，一阵风似地走进团指挥所。后面跟着团参谋长冯超。

“乱弹琴！这个仗怎么打的？！”刘胜边走边说。站定，看了一下手表，又看了一下手中的命令，仿佛要分辨真假，然后强自抑制一肚子的怒火，沉重而平静地说：

“下达命令，六点钟撤出战斗！”冯超正要走出，墙被他叫住。“参谋长，命令各营连，打垮敌人进攻，掩护转移。”

冯超转身走出。

五

撤退的命令，已经下达到了杨班阵地。

连长石东根象热锅上蚂蚁似地在交通沟内来回走动。

“连长，为什么要撤？”战士秦守本气冲冲地问。

“我们不能便宜敌人！”弹药手周凤山挥着手，坚决地说。

“不要吵！”石东根一个急转身站定，大喝一声。战士们立即哑静。接着，他压低了嗓子，自语般地：“你们

当我愿意?!”

对什么都能从容应付的机枪手金立忠，一面监视敌人，一面慢条斯理地对周凤山低声说：

“依我的估计，准是……”

“我不听你的。……瞎估计！”

金立忠对周凤山的抢白，并不生气。他指着周凤山，转头对秦守本想说什么。秦守本也扭转了头不理睬他。

敌人的炮火更加激烈了。石东根向前观察了一下后，大声问站在身旁的通讯员：

“李全，几点啦？”

李全把身上背着的一只闹钟，双手端到石东根面前。钟的时针指着五点半。

敌步兵向我阵地蠕动。石东根果断地发布命令：

“杨军，你们班马上出击，掩护连部转移。”又对李全说，“跑步，告诉指导员，带一排先撤。”

石东根和李全向相反方向急步离去。

杨军班跃出工事，向敌反击。

天色已黑。

我军纷纷撤离阵地。杨班战士仍在抗击中。

六

夜。寂静的苏北小村。

这里已经听不到炮声。少数掉队的伤员，由担架抬着，穿村而过，群众为伤员送茶水。

杨军的妻子阿菊，为伤员送过茶水，提着壶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杨军家的一间屋子里，坐着和倚着秦守本、金立忠、周凤山等三个战士。室内点着油盏。杨军的父亲，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农，在一旁吸烟。没有人讲话。杨父吸了一阵后，把烟锅递给周凤山，感叹地说：

“老蒋呀，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划了十字，不认帐，还要打！”

“他要打，就跟他打。”周凤山喷了一口烟说。

“这么说，和平没指望了？！”杨父渴望和平的心情感到沉重。

“杨大伯，”走到桌前倒水的秦守本接着说，“要和平，得靠枪杆子。”

杨父点头表示同意。过了一会，他又低声问金立忠：

“你们不会走远吧？”

“走不远的。”金立忠很有把握地说，把烟锅从周凤山面前拿来，装上烟，神态依旧慢条斯理。“依我的估计，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听谁说的？”金立忠的话，投合了周凤山的心思，他信以为真，急切地问。

“还用谁说！看形势还不明白。”

秦守本大笑。

“去你的！”周凤山仿佛受了作弄，没好气地说。他转对杨父，“大伯，别信他。人叫他‘估计参谋’，他臭美，尽瞎估计。”

金立忠想争辩，被走进来的阿菊打断了。

“大家先吃个饱，剩下都带上。”阿菊把一盆热气腾腾的馒头，放到桌上，对战士们说。

“杨军呢？”杨父问儿媳。

“在那屋里跟老乡们说话呢。”阿菊把馒头分送战士们。

“嫂子，叫班长快点，要赶队伍。”秦守本接了馒头，对阿菊说。

阿菊“唔”了一声，拿了馒头走出。

另一间屋里，班长杨军正和几个青年、中年男女说话：

“……蒋介石仗着美国人撑腰，有飞机大炮，想消灭我们。那是做梦！只要我们老百姓一条心，跟着共产党，一定能把他打垮。”

阿菊进门，对杨军说：

“快走吧，他们等急了。”

“对，你快走。”一个中年男子对杨军说，“早点打回来。”

老乡们纷纷起立。临行，阿菊叫住了一个青年女子：

“小秀，再烧点水，说不定下半夜还有伤员经过。”

叫小秀的姑娘应诺，随大家走出。

杨军背起背包，阿菊把干粮交给他。

“我跟你们一块走好吗？”阿菊试探地问。

“干什么？”

“参军。”

杨军一时不知如何答话，对阿菊望望，然后委婉地说：

“你还是留在家里，跟大伙一起同敌人斗。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人照应。”杨军见阿菊撅着嘴，有些不快，又说：“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阿菊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杨军深情地捏了一下阿菊的手，转身走出。

杨家大门口。战士和杨父、阿菊道别。阿菊目送杨军，直至不见。

七

初冬的早晨。

县城近郊。敌军人马、辎重正向县城行进。

敌军入城，城厢空寂。

敌师长张灵甫，参谋长董耀宗，旅长黄秉钧、周德生，新闻处长陈某等来到塔下，对着弹痕累累的宝塔端

详、议论。

肥头大耳的周德生对矮而瘦小的黄秉钧说：

“挨了这么多炮，还没有倒，真怪。说不定里面供着什么菩萨吧。”

黄秉钧没来得及表示意见，能说会道的陈处长就接上了话：

“周旅长说得对。这是菩萨专意为张师长留着做纪功碑的。”

“陈处长，来给师长照个相。”黄秉钧说。

“好！师长请。”

张灵甫走到塔下，一行人便以他为中心，排列塔前。陈处长认真纠正四人姿势，提出艺术上的要求。最后，他扳动自拍机，自己快步走入行列。

值班参谋前来，向参谋长呈交电报。董耀宗接阅，笑着对张灵甫说：

“恭喜师长，委座传令嘉奖。”

张灵甫矜持地一笑。董耀宗一面将电报交张灵甫，一面讲述电报内容大意：

“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好，解除了南京的后顾之忧，保障了东南半壁江山。美国顾问团很满意。”

旅长黄秉钧走近张灵甫，奉承地说：

“我们出师不到一个月，就把共军在苏北的老窝打得七零八落。……师长真是功勋盖世。”

张灵甫又矜持地一笑。

“伤亡可也不小呀！”参谋长感喟地说。

张灵甫皱了一下眉。为了掩盖他的不快，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对陈处长说：

“新闻处马上去准备，明天召开一个军民庆祝大会。”

“是。”陈处长应诺，离去。

张灵甫等也离开塔前，边走边谈。

“小甫有下落吗？”张灵甫问黄秉钧。他们走在一起。

黄秉钧摇摇头，低声说：“有人看见他被俘了。”

张灵甫一愣，接着说：“不可靠！……他救过我的命，对我是忠心的。……要是再找不到，给他开个追悼会吧。”

参谋长董耀宗和旅长周德生走在一起。周德生眉飞色舞地说：

“……六个月内消灭共军，看来是有把握了。”

“恐怕还要打几个硬仗吧。”

一行人远去。

八

晴朗的冬天。大雁结队南飞。

我军北撤行军。战士抬头凝望雁群。

行行复行行，遥见山峦起伏。

瘦长的新战士安兆丰和机枪手金立忠走在一起。安兆丰背包上插着一支竹笛，步履蹒跚。金立忠拿过他的步枪背起。

“‘参谋’，山东在哪儿呀，怎么还不到？”安兆丰问。

“快了。你看，山。”金立忠指着远山。“依我的估计，还有……”

“别瞎估计了。”走在前排的周凤山回过头说。“你说要回去打七十四师，现在都快过铁路了。”

“过铁路怎么样？不兴再回头？”

“要是苏北不撤下来，两条老腿就不会吃这么多苦了。”周凤山旧恨涌上心头。

“七十四师这个仇，早晚要报的。”秦守本咬牙切齿地说。

老战士的谈话，引起了安兆丰的兴趣。

“七十四师挺厉害，是吗？”

“厉害个屁！”周凤山回转头说，“就凭飞机、大炮吓人，算什么打仗！”

“你不知道，七十四师第一次攻城，给我们打得唏哩哗啦，夹着尾巴跑了。”金立忠对安兆丰说。

传来了休息的号音。战士们就地分散歇息。

新战士王茂生，一个中等身材、圆脸盘大眼睛的小伙子，放下背包，便跑到百公尺外的井台上去取水喝。安兆

丰和其他三五个新战士也去了。但当小胖子张德来起步时，被班长秦守本发现，加以制止：

“张德来，不休息，上哪儿去？”

“喝水。”张德来手指井台，有点口吃地说。

秦守本向井台一望，吆喝：“都回来！”

战士们陆续回来了。王茂生抹着嘴，赞叹地说：

“我们苏北的水真甜。”

王茂生的话，引起了秦守本极大的不满。

“你干吗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他看见杨军过来，便上前诉说：“排长，他们……”

杨军早已看到了一切。他示意制止秦守本的诉说，走近战士们，语气平和地说：

“同志们，干革命的人，不只有一个家乡，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往北，就往北。听老同志们讲，山东地方非常好，……”

在杨军讲话的中间，由远而近地传来了马蹄声。这时，有人截断了杨军的话。

“杨军说得对。”

杨军和战士抬头。见来人，老战士们起立敬礼，齐声叫唤：

“政委！”

新战士投以询问的目光。